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梁 晴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梁 晴

卷

重点作家卷

321
428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胭脂扣	(1)
红尘一笑	(28)
江湖之远	(51)
花 雕	(100)
暖 昧	(140)



胭脂扣

故事是从一九六四年一个冬日的下午开始的。逢上没有排练，人人就拥只热水袋，在被窝里织绒线。织的这些个绒线，浅吟低唱，千婉百转，一件件用来春天里穿。演员的春天，长久地驻扎在排练厅和舞台上。他们几乎不需要灰暗厚重的冬外套，那种难看臃肿的笨衣服只用来路上穿。

床上滚满缤纷的绒线球。最细的竹针，一针针地将色彩娇嫩的开司米织成了图案。

宿舍里不烧水暖，因为江南无煤。

宿舍里也没有激越的音乐和通壁的大玻璃镜的刺激。活泼爱美的女演员们，就只好拥着被，专心扮演懒婆娘。头上卷满卷发器，任拖鞋淹没在瓜子皮里。

炭盆里烤着谁老家捎来的银杏，一会儿功夫炸开一个。一炸就是齐齐整整地飞走小半个壳面，剩下一只白篷的小船，一舱的软香温玉。

澄心托着自己的小手绢，在炭盆边守着。烤熟的银杏一颗颗地剥去壳，躺在她的白麻纱手绢上，绿莹莹的颇象工艺品。不一会儿，手绢里有了一捧，热乎乎的，有点儿烫手心。高高低低的床上都有人在呼唤这一捧银杏。澄心只是不睬。澄心剥银杏剥得出了神。

窗外有一只小号，孤零零地反复吹着一段吹不好的曲子。也不知那手指头在怎样懊恼地自己跟自己生着气。不用掀开窗帘，就已经看到了那一片苍凉的暮色。小号得不到回应地切切哀唤，很容易叫人



把它和黄昏的旷野景致联系在一起。

这是幢讲究的小洋楼，楼梯上横躺着用来固定地毯的铜杠。大概年代过于久远了，脚踩在精致的楼梯上，发出的却是木质的朽衰音响。楼下的地下室成了野猫氏族的繁衍地。

关于这所歌舞剧院的传说，最神秘的莫过于一只妖冶的狐仙了。有人说，这幢老楼里的狐仙长得通体银白，纤秀华贵，夜间兴起，它会套上裙裾在排练厅里翩翩起舞，顾影自怜（否则排练厅的灯光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地自动开启、通宵达旦）。成了精的狐仙慢慢地学会了摹仿人拨电话。初接电话的人，听到微微的喘息，总不免想入非非，而后每逢夜半铃声炸响，炸飞的便是小楼里的香魂芳魄。女演员们把枕头毛毯统统扔过去，在电话机上堆起了一座小山。

闹狐仙最终竟误了大事。某位首长视察之余想要一个轻松愉悦的小型舞会，首长念头产生的时候，正值半夜。院长十万火急地把电话拨到女宿舍，结果可想而知。

炭盆里的银杏换上了新的一捧，澄心起身去窗前拉开帷帘。窗玻璃上雾濛濛一片全是水汽。窗外是冰天雪地；窗内是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澄心如是想，将拳头轻握，在玻璃上印了一弯。澄心侧头看看，撮起五指在上方又点了五点。澄心笑将起来，道：

“快看，狐仙的脚印！”

所有的枕头向澄心飞来。一个枕头蹭过窗子落在澄心怀里，把玻璃上的水汽擦去了好大一片。澄心抱着枕头笑倒在窗玻璃上，笑得青丝乱颤。笑累了睁开眼一看，一个军人赫然站在雪地里，正向上仰着一颗鲜亮的五星，一刹那象燃着了一盏灯。

澄心赶紧退离窗口，手忙脚乱地将枕头扔回去。炭盆里的银杏炸飞好几个，伸手去追去拣，哪里还拣得回来。

衰败的楼梯上响起了一双军用皮靴的脚步声，那声音简直如同天边的沉雷隆隆地碾过一片薄云。



澄心急道：“有人上来了，你们快起来，一个人！”

“你不就是人嘛！”

“问问他是找谁的。”

“没准就是找你的吧！”

“哈哈，准是武小四子！”

所有的双层床都快笑倒了。

军人在敲门，一声声，沉稳有力，全不在乎里面的哄笑。

澄心只得开门，侧身而出，将门在身后拉着，与其怕来客看到里面的狼藉，莫若说随时准备撤回门里。

“你大概不是冯倩。”来人镇定自若地说。他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澄心的眼睛。

“你找冯倩？”澄心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一笑，脸立刻红了。“那你等着。”

东方朔后来回忆他们这第一次见面，说：“你那时象一只惊惶的小鸟，吱地一声就飞进去了。”可是澄心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吱”的效果是东方朔自己想象出来的。

冯倩出去见客，在外面高喉大嗓地说话，里面所有的人都听见是冯倩的父亲托人捎来了东西。屋里紧着追问外面的人长得什么样，澄心埋着头只管追着拣一颗颗飞跑的银杏。众人笑起来，夏夜说：“冯倩的客人，你脸红什么？莫不是这一位比武小四子的那颗蔓菁头露面。”

澄心站直了腰，把一捧软呼呼的银杏全部砸了过去。夏夜一面满床拣着往嘴里塞，一面笑着说：“武书记家的准少奶奶，当然应该有点脾气，你们说是不是？”

澄心不顾炭盆里爆裂的银杏，找条围巾连头带耳地包上，跑出去了。澄心的鞋咯吱咯吱地踩着楼下门厅的地板，听得出她内心的踌躇。外面白雪茫茫，她的棉鞋踩不下去，也不忍心踩，不知道是心疼



鞋还是心疼雪。小号依然在吹，吹着一波一波的凄凉。她想着她的母亲，在这样的天气，总算有一个温暖的小窝，可以喝上两口封缸酒，悠闲地涂抹她的画。画上一只红泥小炉，画上一壶酒，画上两个喝干了的酒盅随意地歪倒着。喝得微醺的老太太，信手题上两句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冯倩送客人下来，客人停在澄心的身后，说：“为什么一个人站着？”

澄心不再犹豫，下了台阶，往雪地里走。客人抓住她的一只胳膊，说：“你的鞋。”

澄心吃惊地看他一眼。看罢更吃惊。

哪里见过这样的一双眼睛！

淡秋老太太号菊味，一脸永远没有从故纸堆里回过神来的模样。这位老太太，称之为书虫子大约毫不过分。除了寻章摘句以外，她再也没有更多的见地。老太太把自己的蜗居称为“菊庐”，一生的喜好便是在菊庐中恣意挥洒丹青，用这些画来图解她喜好的诗句。

淡秋老太太的父亲，不幸是一个日伪时期的官吏。父亲提供的社交条件，为自己的女儿创造了一个凄绝的故事，使她与一位青年军官生下了一个孩子。热恋刚开始，就已经是结束。青年军官猝死之时，根本没有顾及他的这段罗曼史。

然而那位军官，竟还是个中国古典诗词的爱好者，那种爱好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说美人加知音，他是兼而得之。

淡秋老太太解放后的命运自不消说。她嫁了一个古板的小学教员，没有半点的情趣。

老太太前后各生了一个女儿，两人相差六岁。她给大女儿取名为“澄心”，给二女儿取名为“凝思”。这两个名字从陆机的《文赋》中得来：“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



端。”淡秋老太太并非对古代文论深得妙悟，她只是很早就暗暗地喜欢上了这两个很合自己心境的辞藻，于是就决定用它们来作自己未来孩子的名字了。

但是澄心总是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她却没有办法恨自己的母亲。

那位古板的小学教员，因了他的古板和好面子，后来也就窝窝囊囊地和淡秋老太太分而居之。他把他自己的女儿凝思带在身边，把澄心留给了淡秋老太太。

凝思当时还小，非常无所谓身边没有母亲的存在。她是一个活泼的乐天派。偶尔见到凝思，便看到她尽在拔个子，细长细长的，极象她的父亲。

有人说，澄心是杨玉环，凝思是赵飞燕。这话说得轻薄，显然出自街头巷尾的游手好闲之辈。

澄心长到十八岁，顺利地念完高中，全靠她的母亲在蛋壳上描绘仕女山水。老太太觉得这种糊口的办法看来并不那么有辱斯文。只是日长天久，心里疲倦，就总是在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方宣纸，由着自己的闲情逸志，信笔去画呢？

人们总是喜欢大彻大悟地说，世上的夫妻总难有配得好的。老天爷存心作祟。你爱他的，他偏不爱你；他爱你的，你偏不爱他。两个武般配且相爱的，偏不让你俩个见着，或者见着了偏不让你俩成功。

为了老天爷的混账，闹出多少人世间的遗憾来了。

可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事也并非没有。张生为了崔莺莺，一个牵袍扯褂，身无半点武功的书虫子，深更半夜的，连老高的花墙都跳过去了。

可见事在人为。只要敢舍弃其它的身外之物。张生和崔莺莺，他们俩把读书人和大家闺秀视若生命的清白名节豁出去了。相比之下，



古时候的人倒比现在的人更少几分患得患失，也更懂得良缘莫失的道理。

澄心在终生大事上的消极漠然态度，与“患得患失”并无关系，但是也并非全无关系。

澄心是个不需细看五官，已经先声夺人的人物。她通体透出的是一种别人没有的气质。澄心处在人群之中，仿佛自有有一个磁场。武书记第一次在小城里见到澄心就说：“澄心，那是一个瓷质的美人。”澄心已经报考了师范学院，因了武书记的慧眼，她书也不念了，半路出家到省城的歌舞剧院当了演员。

淡秋老太太托了女儿的福，户口一块儿迁进了省城。武书记还给她安排了一个可心的工作，在省画院里当清扫工。哪里有什么可清扫的，画家们不是在家里挥毫，就是在山水间云游，要不就是轮番儿出访。淡秋老太太成天藏在小屋里尽兴地琢磨她的诗配画，完了仔细地将她的败笔烧成灰烬清扫出去。

也难怪夏夜她们难容澄心。学舞蹈的、唱民歌的，很少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澄心一比，气质上就比出一个胜负来了。澄心的怯弱的美，恰似烧在嫉焰妒火中的水晶玻璃，虽未变形，却叫人时刻耽心它会化成红得透明的水。而澄心的真正痛苦，却在于她清醒地认识到她目前的准确身份，不过是一个现代的合法化的高级舞女罢了。澄心在深夜的小舞厅里露面，冷艳淡香，款款而出的那一瞬间，谁都说那是武书记打出的一张绝妙的王牌。

为澄心倾倒的人，不知有多少。

东方朔何尝不明白这一点。

但是东方朔不是一个一般的追求者。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追”和“求”这两个字眼。从第一眼看到澄心，他就认定澄心是上苍专为他而生就的。

东方朔强制性地把澄心带去踏青，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你怎



么能没有我做你的堡垒呢？我怎么能够见到了你再放你去顺水漂泊呢？你呆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的心有多么凄凉，我真是太明白啦！”

澄心不答话。一根节节草扯在手里放在牙间轻轻地咬成一截一截，也不吐掉，全含在嘴里，眼前不见那位戎装骑士，全是一片片草茎草尖织成的袅袅云烟。后人将贺知章称作“贺梅子”，到底说来，形容无边无际的浅愁淡绪，用烟草最是合适。风絮则乱，梅雨则淫。

东方朔说：“咱俩可不就是天生的一对儿！你看看河面！”

澄心如雾的眼神闪了一闪，嘴角牵起一丝笑，撒一把土，把水面上的人影搅散了。她笑他词穷，居然说出乡间小伙子的话来。东方朔脸上的表情全凝住了，痴痴地说：“你应该叫个嫣然，怎么叫个沉甸甸的澄心呢？看你的眉尖，象压了千钧重的乌云似的。”说着伸过手去，在眉心上捋了几捋。

澄心被这几捋弄的眼泪也要下来了。站起来躲开身，说：“还是散步。”

那是一段护城河的旧堤，说不上是荒芜的过分还是荣华的过分。高高矮矮的灌木杂草恣意地长，直长得牵脚绊腿。澄心手里握了一束白茅抽出的穗，没走几步，穗上的银絮便全部飞光，简直是碰也碰不得。澄心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沾在衣服上的飞絮，轻轻地将它们拈掉。来到一棵合欢树下，澄心又蹲下去拣了一朵合欢吹落的花。这种花有点仙女手中拂尘的味道，纤纤的一束，由内向外渐渐地晕红开来，象喝了一盅甜酒似的，又象是吮了一抹天边的云霞。东方朔不客气地把那花从澄心手里夺过扔开，说：“怎么就喜欢这些红颜薄命似的东西！”

澄心看那轻若鸿毛的合欢花沾在泥水里，一副春风再难惹的模样，长叹一声，“红颜本来就是薄命的命呀。”

东方朔说：“我是你的树，树在何愁花不久？”



澄心抬起头来，正色道：“东方，我再说一遍，你我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缘分。我这样的人，虽然极懂得自尊自爱，但是从人格的意义而言，无异于流落风尘。来时质本不洁，去时也不可能还洁而去。你一个将门虎子，前程无量的人物，又何苦为我这般认真呢？你若是认真的，我劝你悬崖勒马……”

“我若是并非认真的呢？”东方朔咬牙切齿地打断道。

“逢场作戏么？”澄心细碎的牙齿咬紧下唇，眼睛直直地瞪着满地残败的合欢花，悠悠地说：“请原谅我还没有那样的不自重。”说罢便踏着泥径上的乱草独自去了。东方朔一把拉住她的手，急得跳脚道：“澄心，你到底要我怎样呢？”

澄心说：“请放手。”东方朔松开手，澄心转眼便消失在树丛的那端了。不知名的鸟儿突如其来地叫了一声，又悄没声息了，仿佛那鸟在歪着脑袋倾听她呼唤的天籁似的。东方朔的手掌间依然凉的彻骨，不知为什么澄心的手一年四季都是冷的。

澄心回到家，看母亲摆了一地的家什在做熏鱼。母亲坐在小板凳上，露着后裤腰，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母亲在过去的小矮屋里栖身久了，不习惯敞敞亮亮地过日子。即使现在有了厨房，她也宁愿窝成一团凑近炉火做吃的，坛坛罐罐摊在地上，需要什么佐料，伸手就是。

熏鱼炸得滚烫，浸在熬好的酱汁里，香味一下子喷出来，弥漫了一屋子。

澄心心里的苦，母亲那颗变的愚钝的心是不大能知道的。澄心参加工作正值困难时期，如果还靠母亲有一笔没一笔地画彩蛋度日，她们娘儿俩大概早早得饿死。澄心有了工资，又有演员补助的各种营养品，母亲的浮肿病日日见好。如今，母亲的烹饪手艺也有了长进。

澄心和母亲一样，再也回不去往日的贫困。更何况，澄心爱她的



工作。绛红色的金丝绒幕布，虽说积了老厚的陈年旧尘，演出时灯光一打，便幻作一派云霓。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她自己，衬着一片辉煌，浮游在宇宙之间，飘飘然若羽化登仙。这是真正的澄心。澄心酷爱这无数个脱离尘寰、忘却存在的美妙的一瞬。

每当铃声响过，坠有砂袋的幕布拉绳在轴轮上飞快地滑落，她的心也随之滑落，有一种晕眩似的快感。一个节目完了，另一个节目即将开始，有人为她撑开了一角幕布，幕布尚似金色池塘荡漾着闪光的涟漪，她已如同凌波仙子飘然而至，梦幻般地微笑着，融化在涟漪、灯光和自己柔和美妙的声音里。

武书记常说，报幕员是体现一个省的艺术水准、文化修养、文明程度以及精神气质的“门面”。你瞧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多么出色的门面！这番话是夸赞澄心的，但是澄心自己品味时感到一种羞辱，连佯装的笑也作不出来。澄心慢慢地学会把这些羞辱当作调侃。当她学会时，人生变得不再那么残忍。

母亲的随遇而安，教会了澄心对生活中的缺残背过脸去。母亲知天命，澄心亦不对她这条降生错了的生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她有心嫁个真正知她疼她爱她护她的人，嫁个不图一时迷恋而图一世相守的人。她希望她这一生能够遇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母亲端上熏鱼来，澄心忙给母亲斟酒。母亲酷爱绍兴家乡的花雕酒，斟上来，仿佛沉沉的一玻璃杯琥珀，喝下去，重重地坠住了人的心。人的那颗心，本是个极脆弱的东西，灌注了那琥珀进去，它就变得安实了。澄心看她的母亲，白发红颜。这是花雕酒的奇效吗？人的心一旦变成琥珀，它便忘却了风尘。澄心不用照镜子，便知道她的脸，还有她的嘴唇，都是如何地缺乏血色，不象她二十岁的妙龄秀颜。她需不需要也来一杯琥珀呢？

母亲微瞋双目，用竹筷敲击盛鱼的瓷盘，朗朗地吟诗。这首诗，母亲已经吟得烂熟了：“琉璃锺，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



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母亲吟诗，叹为一绝。可惜她没有地方去表演。悠长的音节，吟到极处，细如一线沾了露珠的蛛丝，瑟瑟地颤弹着旷野里的秋风。激昂处处凝玉，不期然突地断住，那玉便象一斧子砍成了两截。母亲吟的诗，假如用谱记下来，会有多少的延长线，会有多少的休止符呢？

母亲的嗓子实在是动听。过去，她用她的好嗓音吟唱给恋人听；如今，她为自己唱，为自己吟。命运给她的，是悠悠的延长线，给她恋人的，是断然的休止符。

母亲休止的是灵魂，母亲延长的是她漠不关心的躯壳。

淡秋老太太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醉眼迷朦里看她垂首端坐的女儿，觉得她的脸色好生苍白。母亲说：“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还是应该稍施一些粉黛。”说着站起来去開箱子，陈衣旧衫扔了一床，取出压在箱底的一盒胭脂，打开盖子嗅了嗅，递给澄心。

年代过于久远了，裹盒子的丝帕仿佛染了黄锈。龟裂的胭脂早已香味散失殆尽，只是那只小小的盒子依然剔透玲珑。胭脂盒子却是玉质的，脂白的盒面上隐隐一束天然樱桃红，颇似一朵纤弱的合欢花。

澄心递回胭脂盒，说：“妈，这是你的纪念品。”淡秋老太太挥挥手道：“拿去拿去……”动手用筷子把桌面上的鱼刺鱼脊赶到空盘子里。走进厨房，忘了一地的杯盘碗盏，自己把自己搁在地上的熏鱼酱汁踢了个满地流汤。嘴里说着可惜可惜，捧着一擦脏碗碟却要蹲下去扶那倾倒的酱汁小罐，澄心把胭脂盒随手塞到口袋里，赶紧抢过去收拾了那一地的乱摊子。

澄心她们，伴舞的任务比演出的任务多。

有组织的小型舞会，没有规律，总是兴致所至，就派小车来，一来一长串，车队在街上疾驶，一辆咬紧一辆，亮着尾灯，象一串神秘



的项链松了首尾相衔的扣子，在似水的夜色中急急地流动。

元旦的晚上，一场舞一直跳到天亮。武小四子喝了几杯鸡尾酒，忘掉了他的绅士风度，把他的唇贴上了澄心的耳根，又一直滑下去，滑到了澄心半裸的肩头。澄心觉得她的身子象雪崩似的，摧枯拉朽的寒澈直向黑丝绒长裙的曳地处纷泻而去。

澄心由冯倩陪着，乘小车先回宿舍。这是项链上一颗散落的珠子，下一次它会给拣起来，重新申上去。

澄心一病就是大半个月。背地里人人朝她撇嘴。既是陪人跳舞，这样的事又算得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忒显得她的圣洁？女宿舍的小楼，电话铃不分昼夜，一来就是不要命地炸响，总是东方朔找澄心。气得人人皆说，澄心不是狐仙转世又是什么？

澄心不见东方朔，电话自然也不接。

冯倩禁不住东方朔的恳求，到底把澄心骗到话筒前。澄心以为是淡秋老太太要说几句话，拿起听筒，却是东方朔的声音，急切地唤她，声称已经为她打了结婚报告了。

澄心大喝一声“你！”就说不下去了。

东方朔换了委婉的口气说：“芝麻大的委屈，我也不忍心让你憋在心里，何况这天大的委屈呢？你的心有天那么大吗？你真正爱的是谁，你其实是明白的。东方分明是你的归宿，你何苦硬撑着不奔那儿去呢”？

澄心眼泪扑扑簌簌地下来了，哽咽道：“凭什么……连你……也敢欺负……我……”说罢搁了话筒，伏在电话机上一场大哭。

冯倩以为东方朔在电话里羞辱澄心，恨道：“这个家伙，没完没了，什么玩艺儿！”

夏夜说：“小子人品才貌，哪一样都正配澄心，可惜你俩之间，实在是关山万重……澄心，我给你说一句掏心的话，东方朔也好，武小四子也好，无论爱和不爱的男人，你都把心放冷一些。你挑中武小